

遗产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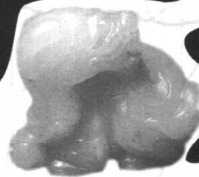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个揭示人的情感、解剖人的内心世界的故事。全书围绕一份遗产——一尊价值连城的玉麒麟，演绎了人间寒暑、人情悲凉。玉麒麟是福是祸？财富、地位、贪婪、欲望而无耻，透射出一幅幅名利场的鲜活画面。真善美、假恶丑，碰撞、纠缠、搏斗，围绕着玉麒麟这份遗产活灵活现，惟妙惟肖。



丁峰
著

丁峰 著

遗产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遗产劫/丁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2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04 - 9

I. 遗… II. 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8308 号

遗产劫

作者: 丁 峰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68 千

印张: 11.2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04 - 9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丁峰，不经意地和电视做伴了二十多年，还是没玩够那累人沉重的笔杆子。这不，出了一部《扯不断的女人缘》，忽又突发奇想，再来一部《遗产劫》。还好，读者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小说精彩了，才能哄人多看几眼。

责任编辑：冯京丽

装帧设计：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佛罗里达的天气就是怪，刚才还是艳阳高照，阳光灿烂，转眼间便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，天地间霎时仿佛沉入了茫茫黑暗中，只有那行道树在风雨中拼命挣扎，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。

这是离金鼎住地最近的一家购物市场（英文称为MAII）。这样的美国市场外观实在平常，略显土气的平房建筑，并无显眼豪华的门面设计和霓虹装饰，走进大门，才知道里边实在是大，除了按区摆放的商品，来往过道非常宽敞。外边偌大的停车场里停满了汽车，刚才金鼎还在心里嘀咕，商场里一定早像国内一样，扎堆儿挨着挤满了人。走到里边才知道，购物的人并不多，也没了国内商场鼎沸的嘈杂声和吵嚷声，这倒让金鼎感到新鲜和有趣。

同住的留学生告诉金鼎，美国商场规矩很多，超过上柜时间的新鲜食品，像鸡蛋、鱼、蔬菜等等，到时作削价处理

的。为了这，他不得不让同来的室友李佳禾先去办其他事情，到时再来接他。谁知等他买完东西走到出口处时，才发觉外边瓢泼大雨下成了一片。

李佳禾还没有来。

他显得有些烦闷，只能百无聊赖地等着。

“哎，需要帮忙吗？”一个长得文静秀气的圆脸女孩，落落大方地站在面前——金鼎一眼就看出，这女孩也来自中国大陆。他谢谢她，然后告诉她，朋友马上来接。她点点头，说声“拜拜”，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学校里没有课，昨夜熬了一个通宵，金鼎睡得正沉，忽然响起“笃笃”的敲门声。室友们都办事情去了，谁会在此时敲门呢？金鼎不想理睬，正要蒙头再睡，门外的敲门声又响了。

金鼎愣怔片刻，这才揉着惺忪的睡眼，硬着头皮走下地，不情愿地打开了门。让他吃惊的是，门外站着的正是昨天在商场遇到的那位姑娘。

“是你？”金鼎明显感到意外，问道。

“为什么不能是我？”姑娘用狡黠的口气反问道，脸上满是微笑。

姑娘不再说笑了，自我介绍道，她叫徐俐，比他早两年来到美国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”金鼎不解地问道。

“听说过教会吗？”金鼎摇摇头。刹那间，徐俐面部的神情变得庄重严肃起来。她告诉金鼎，他们基督徒，讲求宽厚仁爱，对他们教区内每一个新来的人，都有责任施以爱心。

“要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，基督要求我们互相关爱，教会分派我具体负责帮助你，关心你。本来前几天就要来，考虑到你刚到本地，人生地不熟，事情一定很多。昨天在商场看

到你无助的样子，我感到很内疚，我的工作没有做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昨晚一夜都没有睡好，今早我去向朱神父忏悔，他要我今天必须找到你，把主对你的关爱早一点送给你。神父听我说你昨天因为没有汽车，不得不在商场等别人来接时，心里很是不安，特地让我把他的这辆刚骑不久的自行车送给你，再三关照我代他当面向你道歉，他说他没有把自己教区的事做好！他今天必须向慈悲的主深深忏悔。……”

金鼎开始有些蒙了，眼前发生的一切云遮雾罩，他真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不过，有了朱神父的这辆自行车，金鼎出门确实方便多了。他租住的这个居民新村，环境幽雅，二十几户人家被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包围着。美国的土地多，人们的居住也很分散，各式小区星罗棋布。学校、商场虽然都建在要道路口，但离一般的新村都有距离，没有交通工具，确实成了断脚蟹。偶尔搭乘室友的汽车，日久天长也不是个事儿。买一辆二手汽车的念头，确实不止一次考虑过。可一想到家中的现状，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想法。

父亲金成自从公司破产后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好在他还顶着一顶市商会会长的帽子，可以全额报销医药费。母亲任静静一直像植物人一样，任何知觉都没有，为了给她看病治疗，父亲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由于开销太大，家中已经负债了。尽管临行前父亲凑足了一万美金给他，可他坚决不肯要。还是干妈徐红梅硬塞给他三千美金，他一直悄悄藏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决不肯动用这笔钱的。

他一直想打工，哪怕是偷偷打黑工，他太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养活自己。现在既然教会主动找上门来，作为一种办法和途径，他当然不肯放过。室友李佳禾十分认真地劝说他：“我们初来乍到，两眼一抹黑，谁知道教会是干什么的。再说，美

国人崇尚自由，别国的人不敢想象的事，他们会一本正经地去做，谁能保证会弄出什么事情来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。说千道万，还是那句话，钱从来没有错。”

“可你也要考虑万一带来什么负作用，美国的法律可是不讲情面的！”

金鼎知道他的意思，他也反复考虑过。说心里话，他不知道上帝和基督如何来区分，不过，如果上帝能帮他暂时找到一份工作，他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？他不偷不抢，靠知识靠力气，上帝也会相信他是诚实和清白的。

今天，是他和徐俐说好一起去见朱神父的日子。

朱神父是台湾人。五十多岁了，个子不高，皮肤微黑，双眼炯炯有神。他告诉金鼎，他们这个教区居民虽然不多，却有几所州立大学和地方大学，他们对留学生的进进出出了如指掌。

“学校里也有我们的会友，他们对教会的活动十分热心。”他不无自豪地说道，“上帝告诉我们，每一个新朋友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慕道友，因为英明的上帝无处不在！”

教会交给金鼎的工作是抄《圣经》，每小时六美金，这是按照美国劳工部门的有关规定付出的最低标准。不过，金鼎还是感到比较满意，这毕竟是他来美国后打的第一份工！

“怎么样，工作辛苦不辛苦？”徐俐倒是经常来看他。金鼎通过别人才隐约了解到，徐俐的父亲是国内一位很有权势的领导干部，她是父亲通过关系才办好了来美国读大学本科的。当然，徐俐不愿谈这些事，金鼎也不便多问。其实，徐俐热心教会工作，这倒是他心中不解的谜。

“哎，徐俐，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不会拒绝吧？”有一次，他似乎无意中问了她一句。

“那要看是什么了。”她的态度显然有所保留。

“你还这么年轻，就如此热心于教会，该不会有什么原因吧？”

霎时间，徐俐脸上的笑容没有了，神情是那樣的严肃专注，眼里闪着熠熠的光。“你没有接触过上帝和主，你不了解他们是多么伟大。《圣经》告诉我们，人存在的基本目的之一，乃是参与上帝在世界上的工作。人被创造的起初，便接受了治理全球的使命。……”

她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仿佛是在教堂做弥撒或做祷告。金鼎不知她怎么会在突然间变成这样，就像一位职业修女一样。稍停，她又嫣然一笑：“其实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明白，信奉基督是多么伟大，人又是多么渺小。好了，我们赶快走吧，聚会快开始了。”

教堂聚会每周三次，每次一个半小时，分别在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、星期日上午。眼前的教堂，和金鼎心目中的那种天主教教堂模样相距甚远。说是教堂，还不如说是一间教室更为准确。台上是神父布道的地方，台下放着一排排长条桌，条桌下边整整齐齐放着当天布道所用的书籍。今天来的人不多，大多是华人面孔，三四十个人随便坐着。

朱神父首先让新来的慕道友做自我介绍，金鼎正在四处张望着，并不知道是在说自己，直到徐俐瞟了他一眼，轻声说道：“说你呢！”他才慌忙站起来，忙不迭地解释道：“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慕道友，是来打工的。”

众人发出友善的笑声。

大家开始唱歌，那是一首赞美主耶稣的赞美诗。朱神父用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讲解着《圣经》，站在一旁的一位女教友立时用英语翻译着。

教堂里的气氛庄重严肃。朱神父讲得认真，教友们听得一丝不苟。金鼎感到十分有趣，偷眼看着一旁神情专注的徐俐，

见她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忍不住拉了一下她的衣角。徐俐有些恼怒，白了他一眼。金鼎自觉欠妥，脸上微微有些红，低下了头，不知不觉竟睡着了，直到徐俐狠狠地在他的胳膊上捏了一把，痛得他“哎哟”一声跳起来，这才发觉教友们已经走了。



金鼎的导师布朗是一位标准的美国人，身材粗壮，碧眼鹰鼻，稀疏的白发盖不住他亮亮的秃顶。别看他平时少言寡语很严肃，对待学生却十分和善。

金鼎十分希望能申请到奖学金，哪怕是半额也好，这样他就可以用不着去教会抄《圣经》了。为了抄《圣经》这件事，父亲金成给他发来了伊妹儿，要他慎交友，特别是和教会交往，那更要慎之又慎。虽然目前家中条件不宽裕，但解决困难的办法总是有的。自己决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沟坎而动摇了发奋求学的决心，铸成不好的后果，事后想补救也就晚了。父亲特地给他寄来了两句诗：自古布衣多英雄，驰骋跃马执长弓。本来金鼎也没把抄《圣经》作为长久之计，他看教会并不是太需要做这件事，更多的倒是有笼络和怜悯的成分，当下就向朱神父说出了请辞的打算。朱神父倒也不太勉强，只是告诉他教会仍然十分关心他，希望他一如既往地把教会当成自己

的家，常来走动走动。第一次打工就这样结束了。

申请奖学金的关键是导师。就是说，你的诸多表现特别是学习情况首先要得到导师的首肯和认可。如果导师不能帮你说话，你就毫无办法。其实，美国对外国留学生发放的奖学金，是需要学生通过服务来回报的，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老板（即导师）交办的服务项目。否则，你是拿不到报酬的。在美国的大学里，导师是很有权威的。

布朗是一位典型的中国通。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到中国去，大陆、香港、台湾，他的家中，摆放的全是和中国有关的饰品和字画。金鼎是第一次到他家中去，发觉他的家简直成了中国物品展览会，特别是那不同款式的各式字画，长的、短的，大的、小的，林林总总地在四面墙壁上挂着，就连那吃空了的各种形状、不同样式的中国酒瓶，也用了一个专柜放着。

金鼎给布朗带来了一幅刺绣猫，外边是红木镜框。这是传统的苏绣作品，猫形态逼真，憨态可掬。布朗点点头，跷起了大拇指：

“猫在你们中国是吉祥之物，能给家庭带来好运气的。谢谢你的礼物，相信它也会给我带来好运。不过，你们中国人又说它代表中庸之道，说它圆滑，不地道。中国语言太博大精深了，是邪？非邪？有时也只有你们中国人才能弄得清楚。”说完，自己先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这是一个好的开端，金鼎在心中暗喜。他见布朗停住了话头，知道他在等待自己讲明来意。

金鼎的话刚说完，布朗连连摇头：“密司金，真是抱歉，你来晚了，奖学金的额度已经没有了。再说，我对你的了解还很少，特别是学习方面，这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。因此，我必须对你说清楚，即使有额度，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帮忙的。这是规定。”

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他也不管对方能否接受，该说明的就必须讲清楚，这就是美国人的性格。

离开布朗家后，金鼎心里不痛快，车子也骑得很慢；尽管来时已有了心理准备，可当事情真的不成功时心里还是觉得很憋气。他把自行车停在路旁的草地上，闷着头坐在一蓬杂草上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不远处的蹦极铁塔。铁塔像一个巨大的倒“八”字，五颜六色的彩灯把它装扮得更加灯火辉煌，炫目的剪影深深倒映在夜色已经很浓的天幕上。

蹦极他没有玩过，不过，他知道，那是力量和意志的象征，是毅力和钢铁的结合，他深信，敢玩蹦极的人，才是勇敢的生活强者！

自己是吗？

他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，努力在黑暗中搜巡着。夜已经很深了，露水重重地打在他的身上，罩衫完全湿了，他也没有感觉到。

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一辆驶来的汽车“嘎”的一声停在路旁，汽车喇叭不停地揪着，金鼎这才慢慢抬起头来。

来人是徐俐，她不知怎么寻到这儿来了。

“布朗不肯援手相助，其实，你并不了解美国人，他们心中最清楚，什么事情该帮忙，什么事情不能帮忙。如果他不能秉公办事，他的老板就会敲掉他的饭碗的。”

金鼎还没有吃晚饭，徐俐说她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，可以胡乱找些东西来填饱肚子。

这是一幢两室一厅的建筑，听徐俐说，她每月需要交五百美元的房租。房间不大，但收拾得很洁净，看得出是经过女孩精心布置的。电磁灶力道足，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做好了，上边还打了两只荷包蛋。金鼎饿极了，也不客气，三下五除二很快就解决了。徐俐歪着头，手托着下巴，目不转

睛地看着金鼎喝完了最后一口汤，甜甜地问道：“好吃吗？”

“不好吃。”金鼎抽出餐巾纸揩了一下嘴，“这也许是我所吃过的最糟糕的面条了！”

金鼎一本正经的样子把徐俐逗乐了。

“从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就知道你最坏，果不其然。”她显得很开心，故意说了一句。

“徐俐，知道下边我要说的话吗？”

“我在听着，不过，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的！”

“作为一个不是慕道友的慕道友对你提出的忠告，你这房间的布置不符合教会的要求。如果我是朱神父，会首先要求你在房间的正面墙壁上布置一幅有关《圣经》的招贴画的。”

“别拿《圣经》上的事来开玩笑，这样不好的。”她说话的声音很低，眼皮也低低地垂了下来。

看她一脸虔诚的样子，金鼎倒被弄了个大红脸。

夜已经很深了，金鼎还得回他租住的学生公寓去。临行前，徐俐迟疑片刻，询问明天是星期天，他有没有时间和她一起去陪两位老家来的客人。

“一定要去吗？”

徐俐点了点头。

“那好吧！”金鼎答应了。

佛罗里达是出了名的沼泽之乡，全州五分之一的土地被沼泽覆盖。星罗棋布的高速公路网不时穿过沼泽地的边缘，就像鸟儿轻轻掠过云层，只是留下了淡淡的印痕。汽车行走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，不时看到路边的沼泽地里，短吻鳄懒洋洋地匍匐在深黑色的沼水里，黑色的鳄吻一动不动地伸出水边。因为它们十分清楚，任何一个无知或愚蠢的对象都是它们饱餐一顿的美味，它们只需要守株待兔耐心等待就是了。

“金鼎，你说这些鳄鱼会吃人吗？”徐俐不知怎么突然会想到这个问题。

“鳄鱼不是基督徒，它不懂得发善心，它可是嗜血成性的。”

“那样是不是十分狰狞、恐怖？”

徐俐默默地咬着下嘴唇，转头看着窗外，不响了。

金鼎稳稳地操纵着方向盘。在国内时，他的驾驶技术娴熟，已经是一流的车手了。到美国后，他很容易就拿到了执照。今天是徐俐父亲的两个部下到美国来考察学习，特地从考察的东海岸飞来看望顶头上司的女儿，每人送上五万美元，徐俐不肯收。他们说，只是一些零花钱，来时和徐总指挥讲明了的，总指挥也没有表示反对。再说，总指挥平时对他们十分关心，孝敬他的女儿也是应该的。徐俐垂下了眼皮，闷着头不响了。这时，两个人偏过头，神秘地向徐俐打听，说他们听总指挥讲，佛罗里达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上，有一艘名气很响的赌船，希望徐俐能陪他们去见识见识。徐俐本不想带他们去，可禁不住软说硬磨，勉强答应了。他们住的地方距离赌船比较远，汽车要走几个小时的路程，开长途徐俐没有信心，这才想起让金鼎来开车。

他们动身早，十点多一点就到了码头。徐俐说出了自己的预约号，工作人员验看了他们的护照，各人留下了左右手的食指印，经过严格的安检，这才走向停在对面的赌船。

“乖乖隆的咚，我的妈，怎么比乘飞机还厉害！”同来的一个客人吐一下舌头，嘟哝了一句。

赌船气势很大，上下分五层。顶层设有酒吧，还有歌舞表演。二三层供应自助餐。不过，这种自助餐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，好在来人的目的全部放在轮盘赌上，饭菜的好坏没有谁会去计较。加之全是免费的，自然更没有嫌好嫌恶的理

由。——当然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只要有人参赌，主办方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。

金鼎是第一次来，自然感到新鲜，里里外外看了个遍。来玩的人挺多，大家一边吃着自助餐，一边听着音乐。金鼎奇怪赌场为什么还不营业，徐俐告诉他，佛州立法不允许赌博，商家打起了擦边球，把赌船开到大西洋上去，这样，佛州的法律就管不着了。果然，船离开码头后就一直向外海开去，直到看见水面上的标志后，一条水警船开过来，绕着船兜了一个圈，把在船上监督的一位同事接走了。

世人都说华人嗜赌。金鼎看到，其实，各种肤色的人都有此爱好。船上的铃声刚响过，老虎机前已经坐满了人，有的人就占了三台机器。赌注大的要数二十一点，一沓一沓的筹码推来拉去，船上不时响着筹码掉在不锈钢盘里的清脆声音。还有那变幻莫测的扑克牌，简直成了吞食美金的怪兽。

徐俐的两位客人早就按捺不住了，刚开始，只在老虎机上“小来来”，不一会儿，两人就挤到百家乐牌桌旁，迫不及待地押起了注。庄家是一位黑人，看见两位中国人的打扮，知道来了大佬，顿时有了精神。

徐俐要拉金鼎去玩老虎机，金鼎摇摇头。

“装什么圣人，又不是真叫你去赌博，和和性而已！”说着，不由分说，拽着他的胳膊就走。

徐俐并不固定在一台机器前，看着一个人刚离开，马上就跑过去。说来也真怪，她的手气就是好，连着揪了几个“777”，一下子赢了五十美金。

“金鼎，快来看，你看我赢了多少！”

金鼎没有玩过赌博机，连揪了几下，倒也赢了两只筹码，不一会儿，又全输掉了。他也学着徐俐的方法，还真行，面前的筹码竟也高了起来。